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 第二回 合影樓第二 受罵翁代圖好事 被棄女錯害相思

卻說珍生與玉娟自從相遇之後，終日在影裡盤桓，只可恨隔了危牆，不能夠見面。偶然有一日，玉娟因睡魔纏擾，起得稍遲，盥櫛起來，已是已牌時候。走到水閣上面，不見珍生的影子，只說他等我不來，又到別處去了。誰想回頭一看，那個影子忽然變了真形，立在她玉體之後，張開兩手竟要來摟抱她。——這是什麼緣故？只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，乘她未至，預先赴水過來，藏在隱僻之處，等她一到，就鑽出來下手。

玉娟是個膽小的人，要說句私情話兒，尚且怕人聽見；豈有青天白日對了男子做那不尷不尬的事，沒有人捉奸之理？就大叫一聲「哎呀」，如飛避了進去。一連三五日不敢到水閣上來。——看官，要曉得這番舉動，還是提舉公家法森嚴，閨門謹飭的效驗；不然，就有真賊實犯的事做將出來，這段姦情不但在影似之間而已了。——珍生見她喊避，也吃了一大驚，翻身跳入水中，踉蹌而去。

玉娟那番光景，一來出於倉皇，二來迫於畏懼，原不是有心拒絕他。過了幾時，未免有些懊悔，就草下一幅詩箋，藏在花瓣之內，又取一張荷葉，做了郵筒，使它入水不濡；張見珍生的影子，就丟下水去，道：「那邊的人兒好生接了花瓣！」

珍生聽見，驚喜欲狂，連忙走下樓去，拾起來一看，卻是一首七言絕句。其詩云：

「綠波搖漾最關情，何事虛無變有形？  
非是避花偏就影，只愁花動動金鈴。」

珍生見了，喜出望外，也和她一首，放在碧筒之上寄過去，道：

「借春雖愛影橫斜，到底如看夢裡花。  
但得冰肌親玉骨，莫將修短問韶華。」

玉娟看了此詩，知道他色膽如天，不顧生死，少不得還要過來，終有一場奇禍。又取一幅花箋，寫了幾行小字去禁止他，道：「初到止於驚避，再來未卜存亡。吾翁不類若翁，我死同於汝死。戒之慎之！」珍生見她回得決裂，不敢再為佻達之詞，但寫幾句懇切話兒，以訂婚姻之約。其字云：「家范固嚴，杞憂亦甚。既杜桑間之約，當從冰上之言。所慮吳越相銜，朱陳難合，尚俟徐戩動靜，巧覓機緣。但求一字之貞，便矢終身之義。」玉娟得此，不但放了愁腸，又且合她本念，就把婚姻之事一口應承，復他幾句道：「既刪《鄭》《衛》，當續《周南》。願深寤寐之求，勿惜參差之彩。此身有屬，之死靡他。倘背厥天，有如皎日。」珍生覽畢，欣慰異常。

從此以後，終日在影中問答，形外追隨，沒有一日不做幾首情詩。做詩的題目總不離一個「影」字。未及半年，珍生竟把唱和的詩稿匯成一帙，題曰《合影編》，放在案頭。被父母看見，知道這位公郎是個尚子，不惟善讀父書，亦且能成母志，倒歡喜不過，要替他成就姻緣，只是逆料那個迂儒斷不肯成人之美。

管提舉有個鄉貢同年，姓路，字子由，做了幾任有司，此時亦在林下。他的心體，絕無一毫沾滯，既不喜風流，又不講道學，聽了迂腐的話也不見攢眉，聞了鄙酸之言也未嘗洗耳，正合著古語一句：「在不夷不惠之間」。故此與屠管二人都相契厚。

屠觀察與夫人商議，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。就親自上門求他作伐，說：「敝連襟與小弟素不相能，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調劑其間，使冰炭化為水乳，方能有濟。」路公道：「既屬至親，原該締好，當效犬馬之力。」一日，會了提舉，問他：

「令愛芳年？曾否許配？」等他回了幾句，就把觀察所托的話，婉婉轉轉說去說他。管提舉笑而不答，因有筆在手頭，就寫幾行大字在几案之上，道：「素性不諧，矛盾已久。方著絕交之論，難遵締好之言。欲求親上加親，何啻夢中說夢！」路公見了，知道也不可再強，從此以後，就絕口不提。走去回復觀察，只說他堅執不允，把書台回復的狠話，隱而不傳。

觀察夫婦就斷了念頭，要替兒子別娶。又聞得人說，路公有個螟蛉之女，小字錦雲，才貌不在玉娟之下。另央一位冰人，走去說合。路公道：「婚姻大事，不好單憑己意，也要把兩個八字合一合婚，沒有刑傷損克，方才好許。」觀察就把兒子的年庚封與媒人送去。路公拆開一看，驚詫不已：原來珍生的年庚就是錦雲的八字，這一男一女，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。

路公道：「這等看來，分明是天作之合，不由人不許了，還有什麼狐疑。」媒人照他的話過來回復。觀察夫婦歡喜不了，就瞞了兒子，定下這頭親事。

珍生是個伶俐之人，豈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理？要曉得這位郎君，自從遇了玉娟，把三魂七魄倒附在影子上去，影子便活潑不過，那副形骸肢體竟象個死人一般。有時叫他也不應，問他也不答。除了水閣不坐，除了畫欄不倚，只在那幾尺地方走來走去，又不許一人近身。所以家務事情無由人耳，連自己的婚姻定了多時還不知道。倒是玉娟聽得人說，只道他背卻前盟，切齒不已，寫字過來怨恨他，他才有些知覺，走去盤問爺娘，知道委曲，就號啕痛哭起來，竟象小孩子撒賴一般，倒在爺娘懷裡要死要活，硬逼他去退親。又且痛恨路公，呼其名而辱罵，說：「姨丈不肯許親，都是他的鬼話！明明要我做女婿，不肯讓與別人，所以借端推托。若央別個做媒，此時成了好事也未見得。」千烏龜，萬老賊，罵個不了。

觀察要把大義責他，只因驕縱在前，整頓不起。又知道：

「兒子的風流原是我看我的樣子，我不能自斷情慾，如何禁止得他？」所以一味優容，只勸他：「暫緩愁腸，待我替你畫策。」

珍生限了時日，要他一面退親，一面圖謀好事，不然，就要自尋短計，關係他的宗祧。

觀察無可奈何，只得負荆上門，預先請過了罪，然後把兒子不願的話，直告路公。路公變起色來，道：「我與你是何等人家，豈有結定婚姻又行反覆之理？親友聞之，豈不唾罵！令郎的意思，既不肯與舍下聯姻，畢竟心有所屬，請問要聘那一家？」觀察道：「他的意思，注定了管門，知其必不可得，決要希圖萬一，以俟將來。」路公聽了，不覺掩口而笑，方才把那日說親，書台回復的狠話直念出來。觀察聽了，不覺淚如雨下，歎口氣道：「這等說來，豚兒的性命，決不能留，小弟他日必為若敖之鬼矣！」路公道：「為何至此？莫非令公郎與管小姐有了什麼勾當，故此分拆不開麼？」觀察道：「雖無實事，頗有虛情，兩副形骸雖然不曾會合，那一對影子已做了半載夫妻。如今情真意切，實是分拆不開。老親翁何以救我？」說過之後，又把《合影編》的詩稿遞送與他，說是一本風流孽賬。

路公看過之後，怒了一回，又笑起來，道：「這樁事情雖然可惱，卻是一種佳話。對影鍾情，從來未有其事，將來必傳。只是為父母的不該使他至此；既已至此，那得不成就他？也罷，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來，成就這樁好事。寧可做小女不著，冒了被棄之名，替他別尋配偶罷。」觀察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恩不盡！」觀察別了路公，把這番說話報與兒子知道。珍生轉憂作喜，不但不罵，又且歌功頌德起來，終日催促爺娘去求他早籌良計，又親自上門哀告不已。路公道：「這樁好事，不是一年半載做得來的。且去準備寒窗，再守幾年孤寡。」路公從此以後，一面替女兒別尋佳婿，一面替珍生巧覓機緣，把悔親的來歷在家人面前絕不提起。一來慮人笑恥，二來恐怕女兒知道，學了人家的樣子，也要不尷不尬起來，倒說：「女婿不中意，恐怕誤了終身，自家要悔親別許。」哪裡知道兒女心多，倒從假話裡面弄出真事故來。

卻說錦雲小姐未經悔議之先，知道才郎的八字與自己相同，又聞得那副面容俊俏不過，方且自慶得人，巴不得早完親事。

忽然聽見悔親，不覺手忙腳亂。那些丫鬟侍妾又替她埋怨主人，說：「好好一頭親事，已結成了，又替他拆開！使女婿上門哀告，只是不許。既然不許，就該斷絕了他，為什麼又應承作伐，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婿送與別人？」錦雲聽見，痛恨不已，說：

「我是他螟蛉之女，自然痛癢不關。若還是親生自養，豈有這等不情之事！」恨了幾日，不覺生起病來。俗語講得好：

說不出的，才是真苦。

撓不著的，才是真痛。

她這番心事，說又說不出，只好鬱在胸中，所以結成大塊，攻治不好。